

漫漫

接近他，
是穷途末路的
开始，
是情迷心窍的
结束。



秦若虚 / 著

乔漫救下神秘人物 ≠ 纠缠从此开始

“乔小姐，我欠你个人情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“纪云深，不瞒你说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”

颜值犯规的
冷面总裁 × 声名狼藉的
天才少女

云深

...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漫漫云深

秦若虚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漫漫云深 / 秦若虚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594-2170-8

I. ①漫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6661 号

书 名 漫漫云深

作 者 秦若虚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黄 欢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周慧娥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90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,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170-8

定 价 36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 /001

纪云深三个字，不仅仅是个名字

第二章 /019

一场破釜沉舟的豪赌

第三章 /036

像是沾染了晨露的花朵

第四章 /053

她的好坏我会照单全收

第五章 /068

一个小姑娘能有多大能耐

第六章 /085

承认自己移情别恋就那么难？

第七章 /100

聪明的女人，只会见好就收

第八章 /117

我输了，我输给她了

第九章 /133

我还不够捧你吗

第十章 /151

像是上辈子的事情

第十一章 /168

纪云深，你是疯子吗？

第十二章 /185

别怪在我的头上

第十三章 /201

这样就不气了？

第十四章 /218

千万不要把我变成她

第十五章 /235

我也觉得他挺有眼光的

第十六章 /253

漫漫，叫声老公来听听

第十七章 /269

从没见过他这样疯狂

第十八章 /285

美好的事物，谁都想拥有

第十九章 /302

趁一切还来得及，趁她还爱你

后 记 /329

感谢你我终相遇

第一章

纪云深三个字，不仅仅是个名字

晚上六点，米兰达酒店。

夜色逐渐深浓起来，窗外有霏霏春雨飘落，在玻璃上留下模糊的水雾。

今晚是纪家掌上明珠纪晗的二十岁生日宴，放眼望去，宴会厅内宾客如云，林城政商两届名流悉数到场。

排场之大，可以想见纪家人对纪晗的宠爱程度。

乔漫优雅地握着高脚杯，一身米白色的晚礼服，有些疲惫地靠在角落的柱子上。

天花上有灯光倾泻下来，落在她的身上，衬得气质越发脱俗。

四周不断有目光投来，而她的视线却始终停留在宴会中央的那个高大男人身上。

一身意大利纯手工缝制的白衬衫黑西裤，包裹着男人健硕挺拔的身躯，衬衫领口微微敞开，袖口挽起至臂弯处，露出手腕上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精致腕表。

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经过时光打磨后的成熟和冷峻。

这样的男人，第一眼，就不可避免地让人产生敬畏感。

当然，乔漫也不例外。

再次轻抿了一口手中的红酒，乔漫穿越重重注视和流言蜚语，向男人的方向走了过去。

“纪先生，可否与您私下聊聊？”

软糯好听的女声在身后响起，男人扭头，眼前便出现了一张清丽白嫩的脸庞，只见她抿着唇，正笑吟吟地瞅着自己。

“老纪，最近你玩得有些过火了啊，连乔漫都被你收入麾下了？”

周围响起的打趣声，让男人蹙了蹙眉。

乔漫和父亲的二房抗争，林城尽人皆知。

家族内斗，大多数人都喜欢隔岸观火，谁也不会轻易把自己卷进去。

精明如纪云深，更不会轻举妄动。

他抿了一口红酒，看向乔漫：“有事？”

乔漫抚上自己的嘴角，拨开不小心抿住的发丝，眸子里细细碎碎的亮光好似窗外飘落的霏霏春雨，无声无息却又沁人心脾。

“我和你的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还真不好说出口。”

乔漫俏皮地朝纪云深眨了眨眼睛，笑容迷人：“纪先生，五分钟而已，您不会对我这么吝啬吧？”

话里话外，充满了让人误会的信号。

在林城，若论显赫，无人能出纪家左右。

纪云深这个名字，一度成了金钱与权力的化身，自然也就扮演了林城媒体眼里话题中心的角色。

一举一动，皆受万人瞩目。

更多好奇的视线飘过来，大大小小的谈论声几乎淹没了宴会里觥筹交错的嘈杂背景。

两人视线相对，乔漫分不清纪云深漆黑如墨的眼里的真实情绪，那里面平静得可怕，连一丝不悦的痕迹都没有。

这多少有些出乎她的意料。

毕竟，现在人人都对她避之不及。

将手中的红酒杯递给路过的侍者，纪云深双手插兜，向她靠近了一些，气势迫人。

“五分钟，你确定能把你想说的说完？”

纪云深的意思很明显，他同意给她五分钟，但也只能是五分钟。

乔漫点头，鼻尖都是他身上丝丝香醇清冽的酒气：“五分钟足够了，

多谢纪先生。”

有风掠过身边，乔漫看着男人翩然的背影，有一瞬间的迟疑，她突然不知道接近他，是对还是错。

可……人生中有许多事情，明知道是万丈深渊，还是不得不跳下去。她终究还是和母亲一样，学会了认命。

透过28楼包厢的巨型落地窗，能够将宴会厅内的所有景象尽收眼底。其中有一抹白色身影正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来回穿梭，仿佛在寻找什么，一头柔顺且漂亮的黑色长发随着她走路的步伐微微飘扬，好似误落人间的仙子，干净到不染纤尘。

“乔小姐，你很聪明。”

乔漫知道纪云深指的是宴会上她说的那一番让他无法拒绝的话。

“没办法，在您那儿闭门羹吃得太多，我能想到的也只有到宴会上来找您了，纪先生可千万别见怪啊！”

纪云深从落地窗前走过来，拉开餐椅坐下，长腿交叠，从烟盒里捻出一根烟点燃：“乔小姐几次三番地来找我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前天深夜，将跳海的纪晗小姐送回纪家的人，是我。”

男人听后，淡漠清冷的脸上依旧是那种捉摸不透的神情，让人根本猜不透他此刻是个什么心思。

良久，他吐出一口烟雾：“你想要多少？”

乔漫深黑的双眸染了丝丝笑意，挺秀的鼻梁和弯起的嘴角，意外地构成了一副迷茫而又无辜的表情。

“可怎么办呢？纪先生，钱我们乔家有的是，我并不缺啊！”

她摊了摊手，好像有些无奈：“当然，如果纪先生非要热情地报答我，问我缺什么，我倒是真的缺一样……”

“缺什么？”

她单手托腮，歪着脑袋，朝他俏皮地眨了眨眼睛：“我就缺个像纪先生这样的男朋友！”

男人听后，低低地笑，嗓音有着被烟雾氤氲后的暗哑：“乔小姐，你几次三番来找我，别告诉我就只是为了跟我说，你缺个像我这样的男

朋友？”

“孜孜不倦的追求态度，才能够显示出我的诚意啊！纪先生。”

男人眉头一挑，背脊深陷椅背，声线一如既往的干净低沉：“所以，乔小姐这是在追我？”

“当然啊，而且很认真！”

乔漫一脸认真又略带笑意的表情，涌入男人的眼底。

隔着淡蓝色烟雾，他微微眯眸，真正认真打量起对面这个女人。

上层社会一直都流传着乔漫整容、抽烟喝酒、脾气任性火爆、谈吐粗俗、私生活混乱等等的一些流言。

今日一见，彻底验证了一句话，谣言不可信。

至少有一部分不可信。

“况且，我家世过人，又毕业于美国顶尖名校，是世界心理学大师约翰·弗伊德的关门弟子，每个头衔，都足以与你匹配。”

纪云深倾身上前，伸手弹了弹烟灰，突然笑得风度翩翩：“乔小姐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的风评很不好？就这么有自信我会看上你？”

“我觉得不是纪先生会看上我……”

她露出一抹明媚的笑，在棚顶暖橙色的光线下，美好得像是水墨丹青描绘出来的绝世美人：“……而是非我不可。”

“非你不可？”

男人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，眉间微微动了动：“这么看来，双商高的心理学女学霸这个人设，跟你本人确实不太相符！”

换句话说，在见惯了各色各样的人物、接近三十岁年纪的纪云深眼里，她乔漫跟他谈情说爱还太嫩，又太蠢。

简直不自量力。

乔漫并不在意，而是起身，探身过去，香唇凑到男人的耳边，吐气如兰：“纪先生，你不相信我的话也没关系啊，我今晚来，也只是过来表明一下我的立场，没想让你立刻答应我的追求。”

男人静静地坐着，深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，没有推开她，很好脾气的样子。

女人的胆子也因此大了起来，伸出手，温凉纤长的手指覆上他的眉眼：“还有啊，时间那么多，我们慢慢来，毕竟……我对追求纪先生这件事情非常有耐心。”

她的话音还未落，男人腕间便一个用力，扯着她的手腕，强行把她拽到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，将她整个人直接按到了窗玻璃上。

下一秒，他英俊的面容靠近，朝她缓缓地吐出一口烟雾。

她垂在身侧的那只手，本能地抬起想挥散烟雾，却被他夹烟的那只手一把抓住，按到头顶的玻璃上，力道大得像是要把她的骨头捏碎。

两人的脸隔着一丁点的距离，呼吸纠缠在一起，女人精致的小脸闪过一丝不受控制的畏惧和绯红。

不过很快，快到没有人察觉。

“时光要是倒退个十年，乔小姐用这么孜孜不倦的态度追求我，我或许会考虑陪你玩玩儿，现在嘛，岁数大了，对你这种喜欢玩心机、耍手段的女人，腻了，所以我奉劝乔小姐一句，少在我这里动什么歪心思。”

男人说完就松开了她，举手投足恢复了以往的矜贵优雅：“如果想要钱，就直接联系我的私人秘书，数字随便填，如果想要感情，那么抱歉，没有！”

说完，男人慢条斯理地系好衬衫袖口的纽扣，刚刚转过身，就听到身后的女人喊道：“阿深……”

男人的脚步骤停，身形微微一僵。

这两个字，只有“她”叫过。

乔漫……是怎么知道的？

女人走过来，踮起脚尖，在他的下巴上落下一吻，笑容灿烂，目光深深静静：“阿深，先别这么着急拒绝我嘛，我们来日方长啊！”

她委委屈屈地抬起腕表，在他眼前晃了晃表盘，然后顺势攀上他修长的脖颈，嘟着红唇，撒娇的语气：“今晚已经很晚了，我该走了，那么就晚安啦。阿深，我们明天再见喽。”

十厘米的高跟鞋在酒店梨花木高级地板上发出轻快的响声，逐渐没入走廊橘色的光影中。

男人深黑如夜的眸子，盯着乔漫纤细窈窕的背影，伸手烦躁地扯了扯领带，难道她知道了些什么？

五分钟后，乔漫走出了酒店，雨还在下，海滨城市初春的夜里，有些凉。

有风吹过，她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。

乔漫刚准备打电话叫车，就看到一辆烟灰色的宾利朝着她的方向驶了过来。

车牌号，她很熟悉。

车子停下后，家里的司机老李下车，恭敬地道：“大小姐，老爷醒了，正在医院等您。”

她没拒绝，上了车，刚好她也想见见她这个父亲。

车子启动迅速汇入车流，老李透过后视镜看了乔漫一眼，说道：“大小姐，这几天老爷经常念叨您，说很想您。”

乔漫眼里闪过一丝鄙夷，却笑得很优雅：“是吗？这是不是叫作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？”

老李听后，摇了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路上，有陌生号码不断地打过来，一遍接着一遍。

不知道多少遍后，乔漫才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漫漫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肖梦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你究竟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”

听到是蒋英东的声音，乔漫神色淡淡，清澈而又迷人的嗓音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哦，我想想啊，怎样才能原谅你呢？”

“比如说……六月飞雪，河水倒流，海枯石烂，我就原谅你。”

话落，那端一阵沉默。

隔了一会儿，蒋英东的声音才传来：“乔漫，我们在一起六年，我只不过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

乔漫看向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声音清晰而坚决：“不能。”

挂断电话，她就闭上了眼睛，脸上的笑容一寸接着一寸地冷了下去。

蒋英东是当年学院里公认的校草，英俊儒雅，风度翩翩，除了家世普通，其他都完美得令人无可挑剔。

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，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青春，都是这个男人陪她走过来的。

六年的感情，没有多么轰轰烈烈，感觉上更像是温水煮青蛙。

虽然平淡，却也真实。

她曾以为这就是爱情，也曾想过就这样过一辈子。

只可惜，他辜负了她。

和她的大学同学兼好友，也是刚刚过门的继母肖敏的妹妹，肖梦，搅在了一起。

这件事发生后，让乔漫深刻地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。

就是以后无论谈恋爱还是交朋友，都要找门当户对的人。

只有这样才不用担心对方图你什么，也不用顾虑谁高攀谁。

简单，不累。

这样，挺好，真的挺好。

.....

二十分钟后，车子停在了林城一家高级私立医院门口。

乔漫并没有来过这儿，只听说这里的住院费，每天都高达六位数。

私密性和安保性都极高。

她想，这就是乔明章病重住院，外界却没漏半点风声的原因吧！

深吸了一口气，乔漫提起裙摆，跟在老李身后，来到了位于三楼的高级病房外。

门虚掩着，乔明章厚重的声音从里面飘出来。

“敏敏啊，这一段时间辛苦你照顾我了，你和小漫年龄相仿，却比她懂事太多，能够和你成为夫妻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老天待我已经不薄，就算这次不幸挺不过去，我也能闭上眼睛了。”

肖敏听后，立刻红了眼眶，纤美的双手紧紧握住乔明章的手：“明章，快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我会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”

肖敏低下头，将乔明章的大手覆上自己隆起的肚子上：“还有我们

的宝宝……”

“啪啪啪……”

乔漫拍出一阵有节奏的掌声，打断了病房内两人的深情凝视。

“不好意思啊，打断一下你们一家三口煽情的场面——”

肖敏看见乔漫，赶紧抽回手，抹掉脸上的泪，一副紧张又略带惶恐的样子。

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让同为女人的乔漫看了，都莫名生出几分想保护的冲动，更何况乔明章这样拥有金钱权力、骨血里充斥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们了。

不可否认，过去确实是她小瞧了肖敏。

抛开她利用肖梦和自己的关系，接近乔明章不谈，单单让乔明章不顾一切地娶她过门，成了名正言顺的乔太太，就足以看出她隐藏的手腕和城府。

在这一点上，肖敏和妹妹肖梦很像。

虽然都在她面前极力掩饰自己的本性，可时间久了，声色犬马、利欲熏心的上流生活，还是让她们变成了她最厌恶的虚伪贪婪模样。

问她失望吗？好像并没有。

从小到大，对这种事情，她早就见怪不怪了。

“小漫来了，你爸爸这几天常念叨你，还经常和我说起你小时候的事情呢！”

乔漫踩着高跟鞋，噙着笑，不慌不忙地走过去，未褪的晚礼服搭配裸妆，轻熟有余，又仙女范儿十足。

她的出现，让同样身为女人的肖敏，瞬间黯然失色。

“噢，然后……是不是咬牙切齿地说我不孝？当初就不该生下我……”

“乔漫！”

乔明章喝道：“肖敏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注意下你说话的口气，别这么没大没小的。”

乔漫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，对此并不以为然：“爸爸，肖敏只大我

四岁，跟我属于同龄人。同龄人之间，说话没必要那么客气吧？那样的话，是不是显得太过生分了？好像我在故意针对她、欺负她一样。”

“还是说……”乔漫顿了一下，声线干净，“爸爸您娶了肖敏后，只把她当家人，而把我这个前妻生的女儿当外人，所以觉得我碍眼，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？”

肖敏听后脸色一白，伸手覆上乔明章的肩头，阻止他继续发怒，随后朝着乔漫僵硬地笑道：“怎么会呢，小漫，你多心了，其实你爸爸很疼你的，就连熟睡时，都喊着你的名字。”肖敏嗓音轻轻柔柔的，“我知道我和明章突然结婚，让你一时很难接受，不过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，不论我们生不生活在一起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乔漫坐到病床对面的沙发上，纤细的手指把玩着一缕头发，目光潋潋，“怎么办，说得我都有点感动了昵。”

“乔漫！”乔明章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放缓，“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能不能别整天像个小孩子一样幼稚，你是不是存心想气死我呀！”

“哟，别呀，气死您，我岂不是连个名媛的头衔都没有了，我可是衷心希望您长命百岁的。”

乔漫正襟危坐，笔直粉嫩的两条腿交叠在一起，脸上的慵懒尽褪“说正经的，其实我今晚来，是想让爸给我兑现当初的承诺。”

“什么？”乔明章剑眉微拧，似在回想。

“当初我出国留学时，您说只要我顺利从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毕业，就奖励我乔氏百分之三十的股份、一张刷不完的金卡和一辆价值千万以上的跑车。”

话落，乔明章的脸色瞬间阴郁了起来，不知是在为当初的话后悔，还是因为她当着肖敏的面说出了这番话。

但是这些对乔漫来说都不重要，她只要他兑现承诺。

“为什么突然提起？”

“追男人用呀！”乔漫一脸认真，“而且，我怕时间长了，您再忘记了。”

乔漫的话，一下子就掐中了乔明章的死穴，要面子的死穴。

“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你一个都不看，结果却跑来跟我说追男人。乔漫，你好歹也是林城上流名媛，别整天像个没有人管的野孩子似的，你的家教都上哪儿去了？”

乔漫将涂得鲜艳的指甲举在眼前，字字句句说得缓慢：“怎么，怕日后传出乔明章的女儿没有好家教的名声，很难通过商业联姻为您扩大事业版图，觉得愤怒，觉得失望了？”

“爸爸，我只是很好奇，当时您跪在母亲面前，信誓旦旦地许诺出这些的时候，究竟有没有一点点的真心？”

“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少管。”

提起旧人旧事，乔明章的面容有轻微的松动，拍了拍肩膀上肖敏的手，带着商人特有的口吻说道：“再等一等吧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这些……作为陪嫁。”

答案在她的预料之中……

她来，也不过是想要这么一句话。

目的达成，她也没有再逗留的必要。

临走出病房门，乔漫突然说：“爸，您知道精神病院里的太阳是几点升起和落下的吗？您知道那里的每分每秒是怎么度过的吗？”她平静的声音却砸起了千层浪。

……

出了医院，风吹起乔漫披散的波浪长发，滑出优美的弧度，她迎着风，走在下雨的街头。

这个季节，是林城玉兰花开得正盛的时候，满街花香馥郁，芬芳迷人。玉兰花，刚好也是母亲秦玉澜最喜欢的花。

母亲曾不止一次说过，她和乔明章就是在玉兰树下相遇的，那时候散落的花瓣沾在白衣俊朗少年的衣上和发上，好似梦中人一般。

一眼，便注定了这一生。

身后有车笛声响起，她仰头逼退眼里的湿润，上了车。

老李知道乔漫回国后一直居住在三环路旁的青龙湖公寓，那是她十五岁时，乔明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

窗外的繁华夜景不断地后退，逐渐消失，她觉得闷，降下车窗，带着潮湿的风透进来。

不知怎么，满目的热闹繁华，却让她记起更多冰冷的回忆来。

她索性闭上了眼睛，假寐。

回到公寓，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。

脱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她直接上楼进了卧室沐浴。

十几分钟后，乔漫裹着浴巾从浴室走了出来，落地窗没关，米白色的窗纱被夜风吹得微微飘动。

她走过去关掉，然后整个人直接摔进床里。

正准备入睡，枕头旁的手机却发出嗡嗡的震动声。

她滑下接听键，那边软声软语，深夜里显得尤为好听：“漫漫，我们见面聊聊？”

这是事情发生后，肖梦第一次给她打电话。

乔漫的困意没了一半，嘴角习惯性地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：“聊什么？聊你不声不响地跟了蒋英东？还是聊你的忏悔？”

“漫漫，平心而论，我不欠你什么，英东更不欠你什么！你别输不起，就对我和他冷嘲热讽的！”

或许，覬觐一旦泛滥成灾，就变成了光明正大的强取豪夺。

乔漫的脸上依旧挂着招牌式的笑容，那么漫不经心，谦和从容，她说：“肖梦，是我输不起，还是你赢不起？如果我现在松口原谅蒋英东，你觉得他会选择你还是我？”

肖梦似乎沉吟了一会儿，声音依旧低低柔柔的：“漫漫，林嫣的那些视频我有备份，所以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，别为难英东和我姐。”

“威胁我？”乔漫掀开薄被坐起身，倚在床头上，讥笑道，“肖梦，你就这点能耐了？”

“漫漫，我没有父母，从小便和姐姐寄人篱下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而英东，是我最爱的男人……”

肖梦深吸了一口气，淡淡地陈述：“如果唯唯诺诺能相安无事，我也不愿咄咄相逼。”

乔漫一直自诩是个豁达圆融、懂得进退的人，虽然眼里容不下沙子，但凡能忽略的，她都会尽量忽略。

可肖梦和蒋英东的这场狗血感情大戏，却硬生生地把她变成了一个笑话。

一个天大的笑话。

她握着纤薄手机的手用力到泛白，像是真的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似的，笑意更浓：“这么听起来，无辜的倒是你和蒋英东了？”

话落，两端皆沉默了下来。

都知道，针尖对麦芒，结果，只会两败俱伤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肖梦不急不缓的声音才再次传来，终于说出了深夜打这通电话的目的。

她说：“漫漫，我想你和英东说清楚，明天晚上七点紫夜，他会在那里等你，应该说什么，你那么聪明，想必不用我说也都清楚，对吗？”

挂断电话，乔漫缩紧肩膀，望着窗外的灯火阑珊出神很久。

直到整个身体都僵硬了，才重新躺回去。

心乱如麻，肖梦那句关于林嫣视频的话，萦绕在耳边久久不散。

那些被她强行封锁在脑海深处的记忆，呼啸而来，一刻不停地凌迟着她的心。

自从林嫣出事后，她的睡眠就不好，今天同样如此。

且因为肖梦，恐怕再难入睡……

……

次日晚上七点，乔漫准时出现在了紫夜，一袭雪白过膝长裙，勾勒出她柔软曼妙的身姿。

紫夜，是林城顶尖的私人娱乐会所，能来这里消费的人，大都非富即贵。

说实话，这种地方，她来的次数并不多，有限的几次，都是和林嫣一起。

酒吧的另一边。

傅青山放下空酒杯，无聊地转动吧椅，一眼就看到了门口那抹与这